



一襟秋趣

叶海鸥/文

下得车来，已在半山腰。离“原舍”人家还有一小段路，需步行。

走在蜿蜒小径，只见开在路边砖缝罅隙里的牵牛蓝朵自在摇曳。哈！蓝朵！是郁达夫先生记忆里的那一朵蓝吗？“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我想应该是的，你瞧，那蓝朵底下，还有几根稀疏的瘦草呢。这不就是郁达夫先生《故都的秋》里所钟情的吗？“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如此想着，似乎连秋风都染了一丝蓝，那样恬淡。瞬时，我心惬意。

拐角处，遇一架丝瓜藤，虽还有零星黄花点缀，但早已没有了夏的葱茏。一根青丝瓜慵懒得卧在瓜架上，眯眼静对秋阳，只是身形臃肿，满脸皱褶，像极了步入中年、失了代谢平衡的妇人。那又何妨？对于青丝瓜，我自有情有所钟的甜蜜念想。小时候，食物并不丰盛，自家后院栽种最多的就是青丝瓜。母亲常在煮饭时，把盛着青丝瓜的蓝边花碗往饭锅正中一放，然后灶下生火，锅里清炖。饭煮好时，丝瓜也已蒸熟，出锅时加白糖，那清甜丝瓜汤的甜味，是童年的至味。母亲总说清蒸青丝瓜最是清凉解热，而我也最好这一口甜蜜。现在回味，味蕾上似乎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在缓缓蔓延。

放眼望去，这半山腰，远远近近更多的是一株株高挑的嫩黄花穗，形成一片黄色微风，让山间秋意更浓。问“形色”，原来是“加拿大一枝黄花”，曾在教科书上听说过——生物入侵者。据说此花过处，寸草不生，故又名“霸王花”。看这漫山遍野的微黄，此名不虚。

路边清一色的两层石屋。前方那一排，门窗破败，油漆剥落，看来是荒废已久。屋前的“道地头”满是碎瓦片，只是东南角蔓延着一角落的深紫，那是巨大一丛的紫竹梅。紫竹梅，小时候阳台上曾种植过。它开的花是细碎的，花色浅紫。浅紫花配深紫叶，不明媚不亮丽，甚至有些黯淡，故一直不得我的欢心。中学年代，曾一度误以为它的花名为“紫罗兰”，莫名觉得这矮矮的匍匐于地的生命状态实在委屈了“紫罗兰”这高贵而曼妙的花名。后来知道，原来它叫“紫竹梅”，能开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花语如它的生命一样——坚强。这倒是名副其实。

“到了！到了！”随着伙伴手指的方向，看到两扇半掩着的木门。只见一人高的青石墙上爬满了玫红的三角梅，在秋阳里正艳。一簇簇玫红与一枝枝绿藤，成了这山间秋野中最明媚的一抹。这时，耳边已有隐约的音乐声。呵！《奈何岁月》！是海来阿木的原声。“举杯敬岁月，留我几分暖，但愿醉过，能学会坦然……”沧桑，无奈，坦然，释怀，人生百味尽在举杯间……

进得门来，两棵巨大樟树如钢铁卫士，守护在主人家石屋院前。两株樟树相距十多米，但枝叶却在空中携手、交融。如若在初夏，应是淡淡的浅香漾在庭院的角角落落吧。一脉细水绕着庭院淙淙流动，最终汇入门旁右侧的小池。池中有一丛大睡莲，可惜此刻莲花已败，只是莲叶映清水，其间还有蓝天白云的倒影。小池虽微，天在其

中，意趣无限。

樟树旁是一架青紫葛，看着那垂挂而下的丝丝缕缕，脑海里涌出“一帘幽梦”。两架青色秋千隐于其间，引得来客无论男女老少都想去坐坐，荡荡。小孩坐一坐，荡一寻找童趣；成人坐一坐，荡一重温青春；老者坐一坐，荡一体验静好。一架秋千，各种怀抱。

樟树正中，是一个一平方米大小的地坛。只见俩勇士在坛里用草柴生火，有女人围在坛边添木柴旺火，旁边躺着一堆红薯与十来根没剥壳的玉米。哦，这地坛是专门用来烤红薯、玉米的。据主人介绍，这里原本栽种着一棵梨树，后来梨树枯死，就改造成地坛。烤红薯！烤玉米！一些尘封的童年往事，就在地坛飘出的第一缕呛人的烟里，瞬间浮现。小时候，自家后院，我和哥捡着父亲挑剩的小小红薯，拾柴火，煨红薯，最后捧着滚烫的红薯，龇牙咧嘴，两手倒替，嘶嘶吹气，那份灼热的痛感与甜蜜的快乐一一从记忆中走来……

左侧樟树下已架起一个超大烧烤架，孩子们围在周边，移不开脚。一双眼眼睛盯得可紧，唯恐一眨眼，那喷香的烤翅就成了别人的口中食。右侧樟树下已摆开好几张长桌，桌上放着橘子、柚子、桃子等，当然还有“正点”扑克牌。一群平日忙如牛

马的中年人，最期待的不过是在周末某一刻卸下

一身的忙碌与疲惫，在这休闲牌局中恣意狂欢。走过前院，进入正房，里面的装修颇为文艺——木椅、木桌、整面墙的木书架。书架上是各类书，养生的、养花的、旅游的、时事的、文学的、烹饪的……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房内还有一很赞的创意设计——朝北的窗子边是一个壁炉，很欧式，让整个房子有了一种居家的闲适。

正房左边是厨房，干净整洁，最醒目的是那个大土灶。多少年了，自离开老家，这种土灶已少有所见。眼前只见主人家，一男人灶下生火，一女人灶上忙碌，原来他们现在就开始为我们准备午餐了，那是我们小城的经典美食——土灶猪肉饭。为着这一餐山中土灶猪肉饭，外面已聚集了四五十号人，都是闻香而来的。

转出院子，被熟悉此地的伙伴引领着，到了院东。那里有一园的玫瑰，现在花期已过，但仍有几



杨柳坑看晚霞

●黄定来

(一)

我们收起渔网时
铁皮船正啃着暗礁
你突然指向西天：
那片晃动的红绸子

快看！它正在沉没——
像童年滚落的铁环
卡在山坳转弯处
迟迟不肯熄灭

我们坐在柴油桶上
等它把海面染成橘色
等潮水退成蓝调
等归鸟的翅膀蘸满余温

直到你轻声说凉了
那抹红渐渐渗进礁石
像每次你转身时
我衣领上残留的烟味

(二)

修船厂老陈说
今天这霞光像电焊渣
溅到海面
烫出大大小小的洞

我们蹲在堤坝上
看云层慢慢熔化成钢水
看最红的那块
缓缓沉进冷却池

远处渔船开始点灯
像散落的焊点
老陈掐灭烟头：
“明天还是个好天气”

防波堤尽头
最后一道光正退向海平面
像刚熄火的焊枪
枪嘴还留着暗红的胎记

(三)

暗房里的红灯亮起时
整片海面开始显影
云层，以慢门的速度
游进定影液

那个举着相机的人
在等最轻的一次眨眼
等浪花退回暗盒
等飞鸟飞成底片上的划痕

礁石是他的三脚架
潮水计算着曝光时间
当所有光坠向水平线
他按下虚空快门

现在海开始褪去颜色
像浸入停影液的薄相纸
只有防波堤还显影着
半格未完成的褐色

朵在秋风中倔强地绽放着自己的娇艳。紧挨玫瑰园的，是一排桂花树。只是遗憾，今年的桂花似乎忘了季节，至今没有飘香的意思。不过，霜降已过，桂香的时日应该不远了。只是彼时，我们早已埋头在自己的杂务中，闻不到这桂之秋香了。

绕过一排已荒废的牛棚，蜿蜒前行，见到了几株柿子树。此时的柿树，满树金黄。于我们这些“山野来客”，这也是极好的“野味”。后悔出门前，没带上主人家自制的摘柿神器，我们几个只能上蹿下跳，伸手去够。话说这次战果还不错，摘到两三个成熟的和十几个未熟的柿子。已熟的，深红色，软塌塌，很诱人。于是几个人一边走一边剥，一边吃一边夸赞“口感不错”。没走几步，满口腔的涩涩感。这种不适，把贪嘴的罗爸吓着了，以为中毒了。嗨，罗爸，总是一本正经地“搞笑”生活。至于那十个未熟的，金黄色，硬邦邦。这种柿子，做柿饼刚刚好。等回家把柿皮一削，用绳子一串，等北风一来，天气晴好日，往窗前一挂，不多天就成了甜味十足、美味至极的柿饼。可喜今秋，我的柿饼“绝活”又可“重现江湖”了。

我们满载而归。再进院子，烧烤架上的五花肉、鸡翅等已滋滋作响，地坛里红薯与玉米也已噼啪轻爆，当然最重要的是厨房里，锅碗瓢盆已叮叮当地歌唱……笑意爬上了眼角眉梢的每一条皱褶。

哈！今日份的纯粹快乐，是这山间给的。别忘了，我的怀里还揣着一襟的山野秋趣呢。

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能够走进山野，与草木共呼吸，与岁月同静好，便是生活赠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镲鼓声里忆故乡

莫爱蓉/文

“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阵阵激昂、热烈、高亢的镲鼓声由远及近，划破静寂的夜。

“起床了，快起床，镲鼓声都能听到了，台阁就要到咱们村了。”妈妈催促我们起床去看台阁的情景，我始终无法忘记。

由于扛台阁与殡葬习俗的需要，箬山的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镲鼓队。镲鼓队少则五人，多则十二人。乐器主要有三种：鼓、镲和锣。鼓一般为中鼓，镲分小镲和中镲，锣也有小锣和中锣之别。妈妈说胜海的文贵锣敲得特别好，不过我常见到他打小镲——小镲声清脆亮耳，节奏明快。

里箬村的大锣鼓是较特别的一支，唢呐和木鱼是其区别于他村的标志。唢呐是这支乐队的灵魂，木鱼则如指挥的领袖。曾经多少个元宵夜，我闭目聆听，仅凭镲鼓声便能辨出来自哪个村落。箬山的讨海人极富音乐天赋。他们平日出海捕鱼，回家补网、喝酒、小赌，从未见他们专门练习演奏，可一到元宵扛台阁时，竟能敲打出绕梁三日的动人声乐。

阵阵镲鼓声中，台阁来了！走在前面的火鼎公、火鼎婆抬着火鼎开路，紧随其后的是装扮华丽的台阁，台阁后面则是手持镲、鼓、锣的镲鼓队。他们边走边击打手中乐器：大钹洪亮辉煌，小镲清脆响亮，大锣粗犷有力，小锣柔和清亮，伴随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强时弱的鼓点，合奏成节奏鲜明、欢腾热闹的乐曲。那快慢相交、激昂与轻快交织的乐声，让人仿佛看见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讨海人撒网、拉网，满载而归的欢庆场面。

我沉醉于这喧天的锣鼓，也惊叹于这群看似粗犷的渔民的才情。那纯粹的节奏深印脑海。得益于家乡镲鼓的熏陶，工作后我组织学生表演三句半，不仅自己写词，还凭记忆中的节奏教他们敲打。

箬山的殡葬习俗也不同于温岭其他地方，镲鼓送行便是其一。此地民风淳朴，村里有人过世，镲鼓队都会自愿送殡上山。打击乐手并不固定，只要在村里，谁都能来敲上一段，就像旧时抬棺，彼此搭把手，只为顺利利送最后一程。

回到箬山参加亲戚葬礼，我又听见那久违的镲鼓声。

听着熟悉的“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我情不自禁道：“你们打得真好听，是扛台阁的那个调，可感觉又有些不一样。”

“是啊，我们在老派节奏里加了些现代节拍，你听出来啦。”一位较年轻的大镲手笑道。

“我从小听镲鼓声长大，怎会听不出呢？”我也笑了。

我和他聊了许久。他告诉我，他们的镲鼓队去过很多地方演出，最远到深圳，包了几辆车，连大号牛皮鼓都带去了。也到过路桥、椒江等地，每次演奏都吸引众人围观。

“我们镲鼓队还上过报纸呢。”

“大镲的声音真好听，仔细听，好像是镲在指挥？”

“嗯，其实鼓也能指挥。这路太陡，大鼓不好抬，这次用中鼓。要是大鼓，效果更棒。”

“现在肯学打镲敲鼓的人越来越少，我们都老了，年轻人不太愿意学。其实不难的。像我打大镲，镲重，手臂常酸，别的倒没什么。”他话里带着几分遗憾，几分无奈。

打镲人的话让我难以平静。大奏鼓经陈其胜等人努力，已成为国家级非遗。去里箬参观陈和隆旧居，就能看到表演。我不禁想：外箬是否能组建一支镲鼓队，让后岩码头也响彻这铿锵的乡音？

郑凌红/文

太阳下山，风吹来凉爽。路上骑车，真真切切感受到：秋天来了。寻常日子里，心灵滋养自是生活的一味甜蜜素，但食物的挑逗，无疑来得更直接，更抚凡人心。

秋上枝头，柿子、板栗、橘子，吾所爱也。柿子，野生的再好不过——在路边，靠山坡，邻水边，没人看，没人管，肆意生长。想起往年秋日，外婆家小路上的那些柿子树，个不高，叶不多，却结满了果实。很多时候，这些柿子被村里的人或过路的人随手采了去。

我问外婆，怎么没人管啊？那柿子甜啊……她说，村里人多在外打工，树是大家当年一起种下的，摘几个，不会有人计较。还记得有一回，母亲传来“密信”，说在老家屋后靠近菜园的山坡附近发现了一棵柿子树，柿子已红透，得赶紧摘。那日恰逢周末，母亲与我同去。柿子树挺高，有些只能顺着枝条劈下来，落了地开了瓣的柿子，成了母亲舍不得的美味。拿塑料袋装回家，半青半红，却颇为喜悦，非市场上购买的所能比。

柿子的寓意好。秋日里，也对异地的柿子一眼倾心，说不上什么滋味，总像流年那般让人留恋，也像母亲的微笑那般让回忆可以取暖。

鲁迅的文章里有：“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柿饼是怀旧的味道，老一辈的人常作为“拜年礼”，柿上一层白霜，不失为长夜里的一道白月光。

糖炒板栗，街边吹鼓手。有了它，秋日的街巷会多一抹热气。小时候，吃板栗太不容易。好不容易把板栗从树上打下来或是用铁钩钩下来，还得剥开板栗刺球。这刺球不好惹，常常扎到手，但当黄亮的板栗露出脸来，兴奋之情便溢于言表。

板栗香，飘荡在岁月里。象牙塔时期，俊男

靓女于城市热闹街头穿梭，《老鼠爱大米》的旋律久久回旋，无奈手中无物，恰好买一串糖葫芦，买一袋糖炒栗子，又香又甜，如才子配佳人，心花怒放。也许，很多食物讲究的无非是心情、环境、年纪的综合取向，只有在最惬意的情情况下，才会有最难忘的味道。

秋天，“白色人肺”，“黄色养眼”。乡间的黄——橙黄、明黄、红黄、青黄、鹅黄，橘子集于一身。都说北方人嗜酸，秋日里橘子的酸酸甜甜，滋味甚好。多年前，在北方一小城，见橘子，乃问，竟来自家乡。问价，颇贵，然心中倍感自豪。观影有《橘子红了》，纸上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每年都会照例在熟悉的路口和“卖橘人”闲聊一通，得了那调皮伶俐的酸味人嘴，得了那风雨滋润的甜味人嘴，才肯罢休。

关于橘子，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名为《桔子的天空》的电影。影片讲述陕西汉中农村留守儿童和外出打工父母之间的故事。电影中，福果的爸妈为了多赚钱，到深圳打工。约好春节回家，可第一年春节却因要加班出货，未能如期回家。爷爷和福果说，等橘子树长出果子，爸妈就会回来。可橘子树长出了果子，一只只掉落下来，爸妈还是遥遥没有归期。于是爷爷用透明胶，将最后四只掉落下来的橘子粘回到了树上。

人生总是为了情而来。《枕草子》里说起了这些难得的事：丈人夸女婿；婆母疼爱媳妇；擅长拔毛的银镊子；不说主人坏话的仆人……我倒想加一句：把秋天最喜欢的果子，放在自己的文章里。果子里有情，果子里有意。这情，乃岁月之情，欲言又止之情；这意，乃入口感念之意，下笔节制之意。

年年秋至，年年感慨，你我概莫能外。旧时的人走远了，今时的心柔软了，夜晚透着柿子香、橘子香、栗子香，一灯照壁会古人，如少时看《唐伯虎点秋香》那般快意。

一恍然，秋香飘过二十载。今日起想，如风性情，深远辽阔，像是流过屋顶的一条河。

流过屋顶的河